

战地记者讲故事

传承

■张新凯



插画：唐建平

群峦深处的夜，水气凝聚升腾。火箭军某营的车队穿过浓密的雾气，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

“3点钟方向发现小股‘敌人’，按计划处置！”突然，指挥员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人员下车，前出搜索，成功毙“敌”……不多时，特情处理完毕。

趁着大家登车的工夫，驾驶员胡睿用指尖蘸满风油精，在太阳穴上搓了又搓。“教导员，你看我这股劲头，比起张环班长怎么样？”胡睿把瓶子装回兜里，扭头看向身旁的教导员文翔。

“要是张环班长在，他能把风油精往鼻尖上抹！”文翔笑着说完这句话，擦紧了胸前的钢枪，将目光投向窗外的黑夜。

这是我到这个营采访的第一天，“仗”也整整打了一天。坐在勇士指挥车的后座上，张环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已不是第一次听他们提起。

“张环是谁？”我疑惑地向文教导员。听到我的问话，他第一时间回过身，几乎不假思索，连珠炮似的打开话匣子：“张环是标兵，是模范，是我们营‘最硬的骨头’……”

原来，张环曾是这个营的一名优秀战士。20多年前，单位装备换型升级，张环作为控制专业组组长，负责该专业操作规程修订工作。为了尽快为战友们整理出一个“训练样本”，张环反复查找资料、对比试验。就在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他病倒了。

送到医院后，张环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消息传来，震惊了身边所有人。病床上，他将整理好的操作规程交给战友：“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可能不多了，我把经验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可惜的是，张环的生命最终没能挽救回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像一棵笔直的白杨倒下了……故事刚刚讲完，前方特情再度传来。

轰隆！突然，装备车辆触碰到路边的“爆炸装置”，车身瞬间失去平衡。一名上等兵接到命令紧急更换轮胎，可松到第3颗螺丝时，怎么也卸不下来。

看到上等兵手忙脚乱地弄错了卸螺丝的顺序，一名年轻军官飞奔到车前，接过战士手里的风炮，用最快的速度将前两颗螺丝安装回去，接着用扳手狠狠敲击轮毂，随后按照对角顺序将一颗颗螺丝顺利卸下。等在一旁的官兵快速将备胎塞进车轴。在一阵风炮与钢铁产生的震动声中，特情处理完毕。

“他是张环班长的儿子，一连副连长张皓然！”文教导员指着刚才的军官对我说。还没容我细看，这个雷厉风行的年轻身影，已经消失在前方的雾气之中。

那一刻，我被深深打动了。在弥天大雾里，在漆黑夜色中，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位父亲穿越时空远远走来，将高擎的火把交到儿子手中……

演练结束后，我向文教导员提出采访张皓然的请求。他一口应了下来，地点就约在营队荣誉室。

第二天清晨，我早来到荣誉室等候。匆匆的脚步声响起，一名星眉剑目、身姿挺拔的少尉出现在我眼前。“您好，我是张皓然。”他先是我握手，然后朝着荣誉墙上父亲的相片敬了一个军礼。直率从容，是我对这位年轻人的第一印象。

“真正了解父亲，是从穿上和他同样的军装开始；真正读懂父亲，却是在踏入营队荣誉室的那一刻！”

张皓然说，小时候每当问起爸爸去哪里了，母亲总会告诉自己，爸爸在守卫另一个“家”。那时的他，并不知道另一个“家”指的是什么。他只清楚地记得，从小到大，父亲缺席了他人生中很多重要时刻。

第一次去部队的张皓然并不清楚，自己参加的是父亲的追悼会。年幼的他并未哭泣，只感觉面前静静躺着的这个男人，有些熟悉，也有点陌生。随着年龄增长，去参军、去追随父亲的地方，“父亲将未完成的事业交到我手中，我必须跑好这一棒！”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2016年，他如愿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张皓然选择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父亲将未完成的事业交到我手中，我必须跑好这一棒！”说到动情处，他的眼睛闪烁着泪光。

那一刻，阳光将他脸上的坚毅放大，我仿佛看到一团升腾的火焰在眼前跃动。强军接力有来人，成为我此行最深的感触。



张新凯

记者心语：

他们是平凡英雄，扎根深山默默发光，最终汇聚成璀璨星河。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数不清有多少独轮车、毛驴驮子、担架和扁担挑子，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支前队伍，追随着解放军的脚步，像一支不可阻挡的铁流，朝着淮海战役前线奔去……

漆黑的夜晚，队伍打着火把往赶路。车轮滚滚，一路向前，向前，向前……前方部队打到哪里，支前队伍就把弹药、米粮、油盐、蔬菜送到哪里。

爷爷弓着背，把车带子套在脖颈和双肩，在后面奋力推着独轮车。13岁的柱子和妈妈一起，把粗大的拉绳勒在肩膀上，在前面用力拉着车子。车架子两边的口袋里，装满了米面。

从家乡莱芜县水沟头村出发，他们跟着支前队伍已经走了一个多月，沿路经受过多次敌机轰炸，有时要冒着流弹，穿过炮火硝烟。敌机一阵轰炸过后，送往前方的米粮和油盐保住了，有的乡亲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屈指算来，支前队伍已经跨越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4个省。前面，快到淮海前线了。

柱子问妈妈：“妈，到了淮海，就能找到俺爸了吧？”

“嗯，准能找到的。听说他们那支队伍，就在前面打仗。”

柱子清晰地记得，去年这时候，秋庄稼刚收割完，爸爸就和村里青壮年一起，胸前戴着大红花，扛着担架，跟着过路的解放军走了。柱子和妈妈一直把爸爸送到远处的山脚下……

到了冬天，爸爸就给家里捎回了参军入伍的喜悦。

“你爹是好样的！从咱水沟头走出去的后生们，个个是好样的！”爷爷奶奶捧着喜报，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秋天，刚收完秋庄稼，爷爷就不顾年迈，推起独轮车，带上柱子和柱子他妈，报名参加了区里的支前大队。

乡亲们说，支前民工有“三件宝”：狗皮、蓑衣、葫芦瓢。毛茸茸的狗皮可以铺在身下取暖；蓑衣可以抵挡风霜雨雪；葫芦瓢用来吃饭喝水。不过，很多时候，乡亲们把又暖又防潮的狗皮，都铺在了从前方运下来的解放军伤员的身下。

这天晚上，月亮又大又圆，照得田地、小桥、村庄和小树林明晃晃的。支前队伍经过小树林时，遇到了一支过路和宿营的解放军队伍。亲人相见，分外高兴。支前队长对爷爷说：“老叔，您累坏了吧？今晚，咱们支前大队也在这里歇歇脚吧。”

一堆篝火点起来，映照着一张张闪着汗珠的脸庞。战士们和乡亲们拉着家常。妈妈取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给柱子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爷爷的身后，总是别着一根“打狗棍”。它跟着爷爷走南闯北，磨得锃亮。歇息时，爷爷又用小刀在上面刻下一道记号。

“爷爷，‘打狗棍’上的小杠杠快要刻满了。”

“哦，一道杠杠就是咱们走过的一个村庄。柱子你数数看，是不是有80多道

推独轮车的少年

■徐睿

杠杠了？”

柱子看见，有一个跟自己年纪差不多大的小战士，头部受了伤，刚换完药，缠好绷带，就靠在树下，借着月光专心地看起书来。

柱子好奇地跑过去，递上装水的葫芦瓢，和小战士攀谈起来。

“哥，你们队伍上的人，都这么用功？”柱子问小战士。

“那可不行！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不用功学习，咋能进步呢？”小战士的口气，听上去真不含糊。

“小兄弟，你认识字吗？”小战士问道。

“斗大的字，能认上两箩筐的！”

“今年几岁啦？”

“13岁。”

“了不起呀，小兄弟，13岁就出来支前、干革命啦！”

“哥，还是你了不起，这么小就当了解放军了。”

“还小吗？从沂蒙山打到长江边，咱也是‘老战士’喽！”

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初冬时节的小树林。妈妈和支前大队的小媳妇们一起，在给战士们缝补军衣。爷爷和几位支前队员一起，挨个检查车子和驮子扎不扎实。

“哥，我能抱一抱你的枪吗？”

柱子很是眼馋小战士抱在怀中的那支小马枪。

“怎么，看着手痒痒了？”小战士大方地把小马枪递给柱子。

柱子学着解放军的样子，端起枪瞄向远方。

“等我们打下了淮海，打过了长江，你们也该回家好好过日子了。”小战士说，“你这个年纪，得好好上学念书呀！念好了书，有了文化，将来总归用得上。”

“将来？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呢？”柱子第一次从小战士口中，听到了这么新

鲜的名词。

“将来嘛，那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小战士轻轻拍了拍柱子怀里的小马枪，给柱子描述道：“将来，我们打垮了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反动派，全中国都解放了，所有的劳苦大众都能抬起头来，扬眉吐气地过日子了……”

“呀，将来的日子这么美？”

“我们还要建设自己的新中国，天上飞着我们自己的飞机，地上跑着我们自己的汽车……”

小战士和柱子靠着一棵大树，望着天上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心儿好像都飞向了美好的“将来”。

“哥，我……我也能参加你们的队伍吗？”柱子忽然说出了一直藏在心中的一个心愿。

小战士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柱子，然后摇了摇头说：“恐怕不行呀。你看，你比一支小马枪高不了多少吧？”

“咋不行呢？我会拉车，还会烧火、做饭呀！”柱子不服气地说，“你……你不是也是一个‘小鬼’吗？再说啦，我慢慢还会长高的嘛！”

“嘿，你还跟我比上了！你年纪还小，等我们打下淮海，渡江胜利了，你就该回到老家去上学念书，为将来做准备喽！”

“为将来做准备……”柱子喃喃自语，似懂非懂地回味着小战士的话。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不好！敌机来了……大家快隐蔽！”战士们掩护着支前乡亲，纷纷卧倒在附近的沟壑里。

“爷爷……妈……”柱子站起来四处寻找爷爷和妈妈。

小战士纵身一跃，赶紧把柱子掩护在自己身后。凶残的敌人，往小树林里扔下了一颗颗炸弹。

“爷爷……你快醒醒呀！”

爷爷和几位在检查车子、驮子的乡亲，都躺在殷红的血泊里……柱子俯在爷爷身上大哭着，使劲地呼唤着爷爷。

天亮了。附近村子的老乡送来白布，包裹起牺牲的爷爷和乡亲，把他们掩埋还在冒着烟火的小树林里。

爷爷不在了，但独轮车还在，米粮还在，“打狗棍”还在。

柱子眼里噙着泪水，咬紧牙关，把“打狗棍”插在粮袋间，学着爷爷的样子，把车带子套在小小的脖颈和双肩，奋力推起了独轮车。妈妈把拉绳勒在肩膀上，在前面用力拉着车子。

擦干眼泪，继续向前，向前，向前……车轮滚滚，炮火阻挡不了我们的支前队伍！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在黎明的大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车辙，也留下了柱子深深的脚印。

第二年春天，在开满金色油菜花的长江边，柱子找到了已经成为排长的爸爸。爸爸正在和战友们做着渡江前的准备。

渡江战役打响前，少年柱子如愿以偿，穿上军装，背上小马枪，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千帆高挂，万船竞发……

柱子紧跟着爸爸，紧跟着英勇的渡江大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向着江南，向着胜利，向着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崭新的新中国的目标，奋勇奔去。

风烟起尘沙

■徐瑞澐

朝远处眺望。

远处依然是雾蒙蒙的，山峰在雾里隐约可见，绿色原野上纵横着数道土黄色的“路”——分不出是沟壑还是车辙。一切仿佛都在较量，天边是云和雨的较量，地面是红蓝双方的对抗。

一发信号弹升空，演习终于开始。数十辆装甲车席卷着黄沙全速开进，宛若平地乍起的一道道烽烟，滚滚而来。风也开始朝着厚厚的云层拼命吹着，终于，白云像孩子一样向四周跑去。太阳一点点露出来了，阳光照在土黄色的大漠上。

雾气开始四散，天空从蔚蓝变成钴蓝色。高地的另一边，连绵的山脉、广阔的原野、绵软的白云仿佛一幅未经尘世污染的画。可这里是演训场，演训场的岁月静好，不过是迷惑对方的假象。不多时，天空便由远到近传来一阵嗡嗡声，与地面刚出膛的炮火齐鸣。编队飞行的直升机正紧锣密鼓地完成低空突袭，机头微微朝下倾斜，航弹成功射中靶标，只留下翻滚的气浪与尘沙。

几轮炮火轰炸陆续展开，装甲车按照计划朝着山顶行进，步坦协同、从攻到阻，天地间只剩下滚滚尘烟，就像一幅沙画，在塞北的风中迅速展开。山地表面多了道道车辙，开辟出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的新路。我不由地想起跟着车队行进时，驾驶员说的一句话：“每经过一次演习，地貌就得变一次。”

演习结束后，山地上的一切似乎又

归于平静。那幅无数精兵在铁骑飞沙里淬火成钢的演习画面，却永远刻印在我的心头。

这里的风，有硝烟的味道；风里扬起的沙，有炮弹划过的痕迹。当夕阳的余晖逐渐隐入天际，信号塔依然伫立在漫天风沙里，为正在前行的人与车，标示着或远或近的方位。

返程的路上，途经一处早已破败的边墙时，老兵说，在塞北，边墙有很多古老的传说，见证了斗转星移。我想，也许风听过无数种语言对过往的描摹，黄沙亦记得大漠点兵时的热血。倘若今朝月也可敬故人，该把满山集群的装甲扬起尘沙的这幅画送去，告诉他们，这片土地吹过的风，永远朝向胜利。



长征

第6011期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南国丛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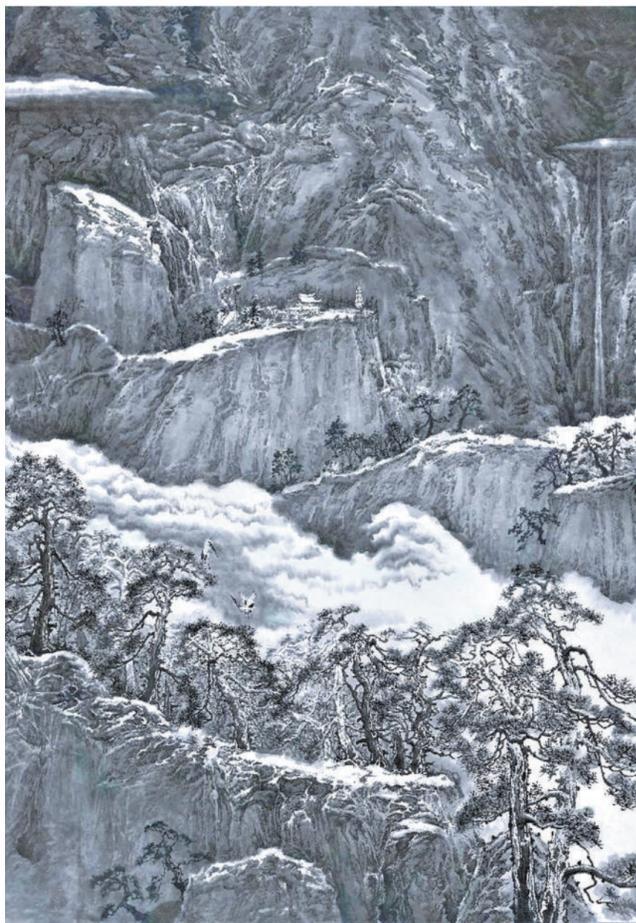
■笑伟

临近傍晚，被没有名字的虫声包围。山顶已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形成的小路还是被野草迅速覆盖

夕阳漫不经心地出现，啜饮着野果酿造的红色酒浆。丛林变得沉醉而又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朵朵面对旷野高声朗诵一天后显得疲倦的野花

我还是喜欢在这样的一刻一个人用脚步回答大地的询问山中的每一条道路，都词语缤纷说着一些意味深长的话语我的迷彩服，已融入了眼前这片丛林。作战靴如泥土一样的颜色让大地有了战士的韵味

夕阳中漫步，火红的界碑就在前方，我把手匕首一样插入覆盖着松针的泥土感受到大山的体温是如此滚烫。几枚锈迹斑斑的弹壳在我的指尖下，一言不发为我的远行，触摸到了多年之前的深沉记忆



大坪霁雪(中国画)

薛磊作